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二十四回

善气世回芳淑景
好人天报太平时

官清吏洁，神仙。魂清梦稳，安眠。
夜户不关，无僮。道不拾遗，有钱。
风调雨顺，不愆。五谷咸登，丰年。
骨肉厮守，团圆。灾难不侵，保全。
教子一经，尚贤。婚姻以时，良缘。
室庐田里，世传。清平世界，谢天。

且单说那明水村的居民，淳庞质朴，赤心不漓，闷闷淳淳，富贵的不晓得欺那贫贱，强梁的不肯暴那孤寒，却都像是无用的愚民一般。若依了那世人的识见看将起来，这等“守株待兔”的，个个都不该饿死么？谁知天老爷他自另有乘除，别有耳目，使出那居高听卑的公道，不惟不憎嫌那方的百姓，倒越发看顾保佑起来。若似如今这等年成，把那会仙山上的泉源旱得干了，还有甚么水帘瀑布流得到那白云湖



里来？若是淫雨不止，山上发起洪水来，不止那白云湖要四溢泛涨，这些水乡的百姓也还要冲去的哩。

却道数十年，真是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风不鸣条，雨不破块，夜湿昼晴，信是太平有象。一片仙山上边满满的都是材木。大家小户都有占下的山坡。这湖中的鱼蟹菱芡，任人取之不竭，用之无禁。把这湖中的水引决将去，灌稻池，灌旱地，浇菜园，供厨井，竟自成了个极乐的世界。第一件老天在清虚碧落的上面，张了两只茱萸大的眼睛，使出那万丈长的手段，拣选那一等极清廉、极慈爱、极循良的善人，来做这绣江县的知县。从古来的道理，这善恶两机，感应如响。若是地方中遇着一个魔君持世，便有那些魔神魔鬼、魔风魔雨、魔日月、魔星辰、魔雷魔露、魔雪魔霜、魔雹魔电，旋又生出一班魔外郎、魔书办、魔皂隶、魔快手，渐渐门子民壮、甲首青夫、舆人番役、库子禁兵，尽是一伙魔头助虐。这几个软弱黎民个个都是这伙魔人的唐僧、猪八戒、悟净、孙行者，镇日的要蒸吃煮吃。若得遇着一个善神持世，那些恶魔自然消灭去了，另有一番善人相助赞成。怎这绣江县一连几个好官？若是如今这样加派了又增添，捐输了又助赈。除了米麦，又要草豆。除了正供，又要练饷。件件入了考成，时时便要参罚，这好官又便难做了。

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，轻徭薄赋，功令舒宽，田土中大大的收成，朝廷上轻轻的租税。教百姓们纳粮罢了，那像如今要加三加二的羨余。词讼里边问个罪，问分纸罢了，也不似如今问了罪，问了纸，分外又要罚谷罚银。待那些富家的大姓，就如那明医蓄那丹砂灵药一般，留着救人的急症，养人的元气，那像如今听见那乡里有个富家，定要寻件事按



着葫芦扳子，定要挤他个精光。这样的苦恶滋味，当时明水镇的人家，那里得有梦着？所以家家富足，男有余粮；户户丰饶，女多余布。即如住在那“华胥城”里一般。

且说那山中的光景。有一只《满江红》词单道这明水的景象：

四面山屏，烟雾里翠浓欲滴。时物换，景色相随，浅红深碧。涧水几条寒似玉，晶帘一片尘凡隔。古今来，总汇白云湖，流不息。屋鱼鳞，人蚁迹。事不烦，境常寂。遍桑麻禾黍，临渊鲤鲫。胥吏追呼门不扰，老翁华发无徭役。听松涛鸟语读书声，尽耕织。

有山水的去处，又兼之风雨调和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山光映水，水色连山，一片都是细细温温的色象。日月俱有光华，星辰绝无愆伏，立了春，出了九，便一日暖如一日，草芽树叶渐渐发青，从无乍寒乍热的变幻。大家小户，男子收拾耕田，妇人浴蚕做茧。渐次的春社花朝、清明寒食，亡论各家俱有株把紫荆海棠、蔷薇丁香、牡丹芍药，节次开来，只这湖边周匝的桃柳，山上千奇百怪的山花，开的就如锦城金谷一般。再要行甚么“山阴道上”，只这也就够人应接不暇了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满江红》词一阙，单道这明水的春天景象：

矢桃蕊嫩，柳颦轻风摇浅碧。草侵天，千林莺啭，满山红白。寒食清明旋过了，稻畦抢种藏鸭



麦。刚昨宵雨过，趁初晴，晒被褥。晓耕夫，遍垅陌，春馐女，行似织。遇上已赛社，少长咸集。前后东西都坐了，野翁没个来争席。直吃得大冢头重脚跟高，忘主客。

挨次种完了棉花穉秫、黍稷谷粱，种了稻秧，已是四月半后天气。又忙劫劫打草苫，拧绳索，收拾割麦。妇人也收拾簇蚕。割完了麦，水地里要急忙种稻，旱地里又要急忙种豆。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秋苗，又要锄治。割菜子，打蒜苔，此边的这三个夏月，下人固忙的没有一刻的工夫，就是以上大人虽是身子不动，也是要起早睡晚，操心照管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满江红》词一阙，单道的明水夏天景象：

高敞茅檐，要甚么绮窗华屋？近山岩，水帘瀑布，驱除暑伏。庭际娟娟竹几个，门前树树浓阴绿。把闲书一本，趁风凉，高枕读。倦来时，书且束；睡迷离，将息目。待黑甜醒后，家常饭熟。食了斜阳炎气转，披襟散步清流曲。拣柳阴底下有温泉，沐且浴。

才交过七月来，签穉秫，割黍稷，拾棉花，割谷钐谷，秋耕地，种麦子，割黄黑豆，打一切粮食，垛秸秆，摔稻子，接续了昼夜，也还忙个不了，所以这个三秋最是农家忙碌的时月。只是太平丰盛的时候，人虽是手胼足胝，他心里快活，外面便不觉辛苦。所以又有人做一只《满江红》词，单道那明水的秋天景象：



黄叶丹枫，满平山万千紫绿。映湖光玻璃一片，落霞孤鹜。沆漈天风驱剩暑，涟漪霜月清于浴。直告成，万宝美田畴，秋税足。篱落下，丛丛菊；困窖内，陈陈粟。看当前场圃又登新谷。鱼蟹肥甜刚稻熟，床头新酒才堪漉。遇宾朋大醉始方休，讴野曲。

说便是十月初一日谢了土神，辞了场圃，是个庄家完备的节候。但这样满收的风景，也依不得这个常期，还得半个月工夫。到了十月半以后，这便是农家受用为仙的时节，大囤家收运的粮食，大瓮家做下的酒，大栏养的猪，大群的羊，成几十几百养的鹅鸭，又不用自己喂他，清早放将出去，都到湖中去了，到晚些，着一个人走到湖边一声唤，那些鹅鸭都是养熟的，听惯的声音，拖拖的都跟了回家。数点一番，一个也不少。那惯养鹅鸭的所在，看得有那个该生子的，关在家里一会，待他生过了子，方又赶了出去。家家都有腊肉、腌鸡、咸鱼、腌鸭蛋、螃蟹、虾米。那栗子、核桃、枣儿、柿饼、桃干、软枣之类，这都是各人山峪里生的。茄子、南瓜、葫芦、冬瓜、豆角、椿牙、蕨菜、黄花、大团子晒了干，放着过冬。拣那不成才料的树木，伐来烧成木炭，大堆的放在个空屋里面。清早睡到日头露红的时候，起来梳洗了，吃得早酒的，吃杯暖酒在肚。那溪中甜水做的菘豆小米粘粥，黄暖暖的拿到面前，一阵喷鼻的香，雪白的连浆小豆腐，饱饱的吃了。穿了厚厚的棉袄，走到外边，遇了亲朋邻舍，两两三三，向了日色，讲甚么“孙行者大闹天



宫”，“李逵大闹师师府”，又甚么“唐王游地狱”。闲言乱语，讲到转午的时候，走散回家。吃了中饭，将次日色下山，有儿孙读书的，等着放了学。收了牛羊入栏，关了前后门，吃几杯酒，早早的上了炕。怀中抱子，脚头登妻，髻髻帽子，放成一处。那不好的年成，还怕有甚么不好的强盗进院，仇人放火。这样大同之世，真是大门也不消闭的。若再遇着甚么歪官，还怕有甚飞殃走祸。从天吊将下来。那时的知县真是自己父母一般。任有来半夜敲门的，也不过是那懒惰的邻家不曾种得火，遇着生产，或是肚疼来掏火的，任凭怎么敲，也是不心惊的。鼾鼾睡去，半夜里遇着有尿，溺他一泡；若没有尿，也只道第二日上辰算帐了。

且不要说那富贵大人家受享那太平的福分，只说一个姓游的秀才，名字叫做游希酢，年纪也将四十岁了。一个妻骆氏，年纪约三十五六岁的光景，也识得几个字，也吃得几杯酒，也下得几着围棋。一个大儿子名询，年十六岁。一个女儿名淑姑，年十四岁；一个小儿子名咏，年十二岁。挨肩的三个儿女。房中使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茗儿，厨房中一个仆妇。家中止得六七十亩地，住着一所茆房。宅东面套出一个菜园，也有些四时的花木。东南上盖了一所书房，这书房倒也收拾得有致，比住房反倒齐整。游秀才自己在里面读书，每日也定了个书程。那园中两株大垂杨树，树下一张石桌，四面都有石凳。从三月起，八月中秋止，这几个月日间的时节，游秀才只在书房完那定下的工课，连饭也是送去吃的，凡百的家事倒都是他的细君照管。那日间，他的细君除一面料理家事，一面教导女儿习学针指。到日斜的时候，游秀才也住了工，细君也歇了手，儿子们也都放了学回家，合家俱



到那园中石凳上坐下，摆上几碟精致下酒小菜，旁边生了火炉，有数是量就的一尊酒，团头聚面的说说笑笑，或是与儿子讲说些读过的书文，或是与女儿说些甚么贤孝的古记。再不然，与细君下局围棋。吃完了酒，收拾了家生，日以为常。到了冬里的时切，晚上围了炉，点了灯烛，儿子读夜书，自己也做些工夫，细君合女儿也做生活，总在这张方桌之上，两枝蜡烛之下。大家完了公事，照常的备了酒菜，吃酒完了，收拾安寝。除了岁科两考进到城里走走，不然，整年整月要见他一面也是难的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满江红》词一阙，单道那明水冬天的景象：

雪封森麓，看冰针簇簇，遍悬茆屋。无底事，絮袍毡帽，负墙迎旭。闲数周瑜和鲁肃，或说宋江三十六。转夕阳西下，看寒鸦，投古木。

掩篱门，餐晚粥；剔书灯，子夜读。饮新醪数盏，脱巾归宿。山里太平无事扰，安眠高枕何妨熟？待明朝红日上三竿，才睡足。

就是昼夜阴晴，月风雪雨，件件都有佳趣。那昼间看了四面煊青的山，翠绿的树，如镜面湖水，鱼鳞马齿挨去的人家，所以多有人题那胜概的诗。且只单取他两句道：

百丈霞明文五色，双岩树合翠千层。

到了晚间，山寺钟鸣之后，柴门尽掩，鸡犬无声，砧杵相闻，伊吾彻耳。偶在高头下望：



四合爨烟浓似雨，周遭灯火密于星。

四合阴云，清风徐起，雷声隐隐，电火拖金。登楼四瞰：牛羊下山，禽鸟奔树。樵者负薪，络绎而返；渔人携鲤，接踵而归。急雨则峰峰瀑布，壑壑川流；细雨则烟雾濛濛，潇湘三月。也有两句诗道：

奔涛混杂黄河声，琉璃掩映青山色。

拖虹歇雨，止电收雷，相送归云，非风不可。珮声闻于竹圃，笛韵出于松林，拂面不寒，吹花有致。有两句诗道：

鸟语叶声相杂响，溪流松韵总和鸣。

说那月夜，四时皆有佳致：万籁无声，四虚咸寂。疏林玉镜悬空，湖畔金轮浴水；悠扬笛韵，不知何处飞来；缥缈钟声，应自上方递至。也有两句诗道：

山遭四面沙为堞，树绕千家玉是林。

说到雪的景致，比这雨晴风月更又不同。推想这一片山河大地，通前彻后，成了一个粉妆玉琢的乾坤。就是那险谿恶岭的所在，也还遮盖的如通衢平坦的一般。何况又是这般胜迹所在？通是在广寒宫阙，冰玉壶中的光景，令人逸骨仙仙，澄空彻底，也有两句诗道：



湖成珠海三千顷，山作蓝田百万层。

山东六府，泰山、东海，这是天下的奇观，固要让他罢了。至如济南的华不注、函山、鹊山、鲍山、蕢山、夹谷、长白、孝堂、紫榆、徂徕、梁父、大石、平原、大明、趵突、文卫、濯缨，这都说是名胜，写在那志书上面，这都有甚么强如这会仙山、白云湖的好处？

再如衮州的尼山，虽不是大观，但圣母颜氏祷此而生孔子，到如今颜氏所生之谷，草木之叶皆上起；所降之谷，草木之叶皆下垂。这孔圣人发迹的所在，那较得甚么优劣？雷泽相传有神主之，龙身人头，鼓其腹作雷声。《史记》“舜渔于雷泽”，就是此处。这圣地经历的所在也不消论甚好歹。至于甚么防山、龟山、峯山、君山、昌平、南武、澹台、太白、栖霞、谷城、马陵、南武，这都是衮州属内名山。会、济、汶、汜、洙、泗，这是衮州属内的古河。范蠡湖、蜀山湖、桃花洞、沧浪渊、南池、阿井、泽华池，这都是衮州属内的胜水。还有梁山泺，这藏贼的所在，上不得数的。这些水也都不如那明水的风光。

再说东昌也有甚么弇山、陶山、历山、箕山，这都卑卑不足数。狠命争说当初舜耕的所在就是这个历山，许由隐的所在就是这个箕山。舜是山西平阳府蒲州人，却因甚的跑到东昌去耕地？许由放着本处这样首阳、中条的大山不隐，也跟了那大舜跑到东昌去隐？倒只有那鸣石山有些好景。那山岩有百余丈的高，扣之，声就是钟磬一般响。昔有人隐居岩下，尝见一人白单衣徘徊岩上，及晓方去。时常遇见。一



日，扯住他的袖子，问他来历。他说：“姓王，字中伦，周宣王时入少室山修道，往来经过，爱此石清响，常来留听。”用力求他养生的法术，遂留下雀卵大的一个石子，忽然不见。把石子含在口内，终日不饥。如此等的山也可以与那会仙山称得兄弟，可又没甚出产。其水有漳河、鸣犊河、卫河、瓠子河、漯川、鹤渚，这都是东昌的水。还有那濮水岸上，有庄周的钓台。古时有一个乐官，叫作师延，与纣做那淫哇委靡之乐。武王伐纣，恐怕武王杀他，自己投入濮水而死。后卫灵公夜宿濮水之上，听见鼓琴之声，召乐官师涓细听，要习他的曲调。师涓听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此亡国之音，习他何用！”不知此等的水也都载入志书。

青州府有云门山、牛山，是齐景公流涕的所在。孤山、沂山、灵山、大岬山、瑯琊山、九仙山、浮莱山、大弁山、三柱山、淄渚水、白河、康浪水、葛陂水，这都是寻常的名迹。只有范公泉在府城西。范中淹做太守时有善政，忽涌醴泉，遂以范公为名。今医家汲泉丸药，号“青州白丸子”。此药在本地不灵，出了省，治那痰症甚效。

再数，就是登州的丹崖山、田横山、羽山、莱山、之罘山、崑崙山、文登山、召石山。除了海，有一个祖洲，在海中间，相传生“不死草”，叶似菰苗，藁生，一株可活一人。秦始皇时曾遣道士徐福发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洲采药，后竟不知下落。这又是虚无不经的谎话。

尽头还有莱州的黄山、之莱山、天柱山、孤山、陆山、大珠山、不其山。汉时，有一个童恢，做这不其县的知县，有虎食人。童恢祷告了山神，要捉那食人的老虎。不两日，果然猎户捉了两只虎到。童恢分付了那两只虎道：“吃人的



垂首伏罪，不食人的仰首自明。”一虎垂头不动。童恢叫把那个仰首的放到山去，那个垂首的杀了抵命。后又改为“驯虎山”。其水也，除了海，有那掖河、胶河、潍水、芙蓉池，这都不如那明水。

这些的山水都是人去妆点他，这明水的山水尽是山水来养活人。我所以谆谆的夸说不尽，形容有余。但得天地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，培养得这元气坚牢，葆摄得这灵秀不泄才好。但只是古今来没有百年不变的气运。亦没有常久浑厚的民风。再看后回结束。



第二十五回

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

买邻十里，仁者应如是。况逢此等佳山水，更
有何方是美？ 无烦绛阙瑶台，只须此便蓬莱。
且有女儿缘在，赤绳暗地牵来。

右调《清平乐》

却说明水镇有一个也上贵的富家，姓狄，名宗羽，号宾梁，虽是读书无成，肚里也有半瓶之醋，泔泔荡荡的，常要滋将出来。因家事过得，颇也有些侠气，人也有些古风，隔壁也开一个精致的店，招接东三府往来的仕宦。饭钱草料，些微有些撰手就罢，不似别处的店家，拿住了“死蛇”，定要取个肯心。遇有甚么贵重的客人，通像宾客一般款待，不留饭钱，都成了相知。往来的人都称他为狄员外。

一日间，有一顶抬轿，一乘卧轿，几头骡子，老早的安下店内。狄员外问那指使的人，说道：“店内歇下的是甚么



客人？”回道：“是一位老爷，一位奶奶，一位小夫人，一个使女，两房家人媳妇，三个管家，是河南卫辉府人，姓薛，原任兖州府学的教授，如今升了青州衡府的纪善，前来到任。”狄员外又问：“这官人约有了多少年纪了？”回说：“也将近五十来的岁，极和气的好人。”狄员外自己走过店去与薛教授相见了，叙了些履历。狄员外教授家里另取过茶去吃了。讲话中间，倒像似旧日的相知一般。狄员外别了回家来，分付教人好生答应。薛教授也随了来狄员外家回拜。狄员外随设小酌相款，留吃了晚饭。说了更把天的话，薛教授方别了回到下处。

第二日清早，薛教授送了四包糖缠，二斤莴笋。狄员外收了，赏了管家五十文钱；又备了一个手盒，请过薛教授来送行。薛教授封了五钱银饭钱送来，狄员外再三不肯收，薛教授只索罢了。只见天气渐渐阴来，就要下雨的光景，狄员外苦留，说：“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，都是小店，歇不得轿马。再二十里方是县城。这雨即刻就下，不如暂候片时。如天色渐次开朗，这自然不敢久留。若是下雨，这里房舍草料俱还方便，家常饭也还供得起几顿。”一边挽留，一边雨果然下了，薛教授只得解了行李，等那天晴。

从来说：“开门雨，饭了晴。”偏这一日阴阳却是不准，不紧不慢，只是不止。看看傍午，狄员外又备了午饭送去。薛教授合他浑家商议道：“看来雨不肯住，今日是走不成了。闷闷的坐在这里，不如也收拾些甚么，沽些酒来与狄东家闲坐一会。”薛奶奶道：“酱斗内有煮熟的腊肉腌鸡，济南带来的肉鲊，还有甜虾米、豆豉、莴笋。再着人去买几件鲜嘎饭来。”也做了好些品物，携到店尽后一层楼上，寻了一大瓶



极好的清酒，请过狄员外来白话赏雨。真是“一遭生，两遭熟”，越发成了相知。这番并不说闲话，叙起两个的家常。

薛教授自说是“卫辉府胙城县人，名字叫做薛振，字起之，十七岁补了廪，四十四岁出了贡，头一任选金乡的训导，第二任升了河南杞县的教谕，第三任升了兖州府的教授，刚八个月，升了衡府的纪善。这几年积下些微束脩，倒苟且过的日子。只因家中有一个庶母弟，极是个恶人，专一要杀兄为事的。今五十二岁，尚无子女，所以只得要回避他；不然，也还可以不来做这个官的”。狄员外问：“还是有子不举？还是从来不生？”薛教授道：“自荆人过门，从来不曾生长。”狄员外说道：“何不纳宠？”薛教授说：“昨临来的时节，也只得娶了一人，但不晓天意如何哩。”又问狄员外：“有几位子女？尊庚几何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小老丈十年，今年整四十二岁。也是男女俱无。”薛教授问说：“有尊宠不曾？”狄员外道：“老丈到了五十二岁方才纳宠，可见这娶妾是不容易讲的。千个算命都说在下必定要到四十四上方可见子。”薛教授说：“若依了算命的口，也说在下五十四上方开花，到五十六上方才结子。且说还有三子送终。”又说：“这明水的‘土厚民醇，风恬俗美’，真是仙乡乐土！”狄员外道：“往时这敝镇的所在，老丈所称许的这八个字倒是不敢辞的，如今渐渐的大不似往年了，这些新发的后生，那里还有上世的一些质朴！”薛教授道：“虽不比往时，也还胜如别处。若说起敝乡的光景，越发不成道理了！不知贵处这里也许外人来住么？”狄员外道：“敝处倒不欺生。只是地土没有卖的，成几辈传流下去，真是世业。但这东三府的大路，除了种地也尽有生意可做。这里极少一个布铺，要用布，不是府里去



买，就是县里去买，甚不方便。”薛教授道：“或是卖不行，怎么没个开铺的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别处的人，谁肯离了家来这里开铺？敝处本土的人只晓得种几亩地就完了他的本事，这撰钱的营生是一些也不会的。即如舍下开这个客店，不是图在饭食里边撰钱，只为歇那些头口撰他的粪来上地。贱贱的饭食草料，只刚卖本钱哄那赶脚的住下。”薛教授说：“怪道的，昨日刚才午转，从济南到这里，只走了七十里地，便苦苦的定要住了。”说着饮酒，不觉一更有余，雨还不止。狄员外打了伞，穿了泥屐，别了薛教授回家，分付安排早饭伺候。

次早，天色渐次开朗，薛教授收拾起身，见狄员外不以过客相待，倒不好再送饭钱，再三的作谢相别，许说耑人来谢。薛教授赴青州到过了任，那王府官的营生，且那衡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处，只好农口而已。年节将近，果然差了一个家人薛三槐带了二十斤糖球，两匹寿光出的土绢，写了一封书，专来狄家致谢。狄员外将薛三槐留住了两日，写了回书，封了两匹自己织的绵绸，两只腊肘回礼。又送了薛三槐三钱银子。从此之后，两个时常往来，彼此馈送不止。一年二月间，薛教授又差了一个家人薛三省要赶清明回胙城去上坟，这明水是必由之路，顺便又有与狄员外的书礼。

却说狄员外正月二十日生了一个儿子，举家就如得了异宝的一般。薛三省到的这一日，正是这儿子的满月，亲朋都来举贺，治酒款待，甚是的匆忙。狄员外对薛三省说：“你薛爷大我十岁。算命的说我四十四岁方才得子，今刚交过四十四岁，果然得了儿子。你们薛爷对我告诉，也说从有算命



的许他五十四上先要开花。不知小夫人有甚喜信？”薛三省道：“小夫人昨日，二月十六日，添了一位小姐。我来的那日，刚是第二日了。”狄员外道：“若据了两件事这等说得着，这命又是该算的了。”将薛三省留过了夜，次日打发去了。

狄员外于三月十一日因薛教授常着人来通问，两年间并不曾回差一个人去，要趁这三月十六日是他小姐的满月，与他送个贺礼，也要报他说生了儿子。随即备了一个五钱重的一个银钱，一副一两重的手镯，外又几样吃食之物，差了家人狄周骑了个骡子前去。到了薛教授家，拆看了书，收了礼，留款狄周住了两日，打发了回书，也回答了贺礼。两家相处，愈久愈厚，不觉已是八年。因考察王官，薛教授因与长史合气，被他暗地里开了个老疾，准了致仕。薛教授道：“住在这里八年，一些也没有出产，倒不如丢吊了自在。但回家去，当不起这个恶弟要来算计，不如顺路住在明水那里。”果然五十六上得了个儿子，五十八上又添了一个次子。“等这两个儿子略长得大些，回家不迟。”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先差家人薛三槐持了书央狄员外预先寻下房子，要在明水久住。

狄员外看过了书，与薛三槐说：“请你薛爷只管来，且在隔壁店中住下，从容待我陪伴了慢慢的自己寻那像意的房子。我在这里专等。”一边将薛三槐先打发他去回话，一边着了人那店后边房子扫地糊窗，另换了洁净床席，重新安了锅灶，铺设了器皿、桌椅之类，预备了米面柴薪，油盐酱醋，诸色完备。

不一日，薛教授带了家眷，在三四十里路上先差了薛三

